

馮氏錦囊秘錄

浙江馮楚瞻纂輯

馮氏錦囊秘錄

上海千頃堂印行

內經纂要

襍症大小合參

女科精要

脉訣纂要

外科精要

修養靜功

痘疹全集

襍症痘疹藥性合參

序

昔義興太守許嗣宗精於醫或勸其著書貽後世答曰醫者意也吾意所解莫能宣矣蓋深恐學古之士泥於書拘於法引經斷疾罔識變通創為斯說以教天下意深遠矣今者業醫之家動以百計岐伯聖經雷公炮炙伊賀湯液箕子洪範越人問難仲景傷寒士安甲乙啟玄子傳註錢仲陽診議李時珍本草綱目目不經見妄以醫名遂至風寒燥火暑濕之六氣喜怒憂思悲恐驚之七情表裏虛實寒熱邪正之八要浮沈遲數滑濇大緩之八脉浮乳滑實弦緊洪之七表微沈緩濇遲伏虛弱之八裏長短虛促結代牢動細之九道以及五行之生尅十二經絡之傳變臟腑陰陽天和歲令茫然莫解病者當前所投非症以速膏肓嗚呼殆矣不知醫者意也一語非讀盡軒岐以下書不能出是言非讀盡軒岐以下書不能行是言也武原馮子楚瞻少業醫行遊浙東西間所全活無算浙東西士以醫名者咸俛首出其下乙丑夏至京師經歷愈多施濟愈驗名譽藉甚公卿間一日來謁予出書一帙曰錦囊秘錄集推探標本縷晰條分使覽者按類隨索瞭若觀火蓋祖軒岐宗倉越法劉張朱李及前後各家言博綜其義斷以己見而成此集信醫學之津梁百家之囊橐也然則得象輿之言可藥天下之讀古而不知變者讀武原馮子之書可藥天下之枵腹而空談雷倉之術者

康熙歲次丙寅中秋書於燕臺邸舍

嘉慶癸酉年會成堂重修

潞河張士甄

自序

大哉醫道之不可不知也慎哉醫道之不可不知也人不知醫則養生之道何以明良相之心何以濟生知之而不深其患尤甚病有虛虛實實之變法有正治從治標本攻補先後之宜識認不清龍雷者治作實火中空者治作內餘血虛作楚治作風邪外束火冒頭疼治作太陽受寒腎虛作瀉治作脾胃內傷燥濕膈噎治作痰火鬱滯無根脫氣上衝治作有餘消導腎虛奔豚游痛治作血塊峻攻以至脾虛困倦之瘥疾誤為肝強而削伐勞傷虛羸之微邪誤為傷寒而重踈困倦內傷之微滯誤為傷食而重攻且外微熱而裏和思食少少進食何妨因微熱而嚴禁之每多餓死之冤表氣虛而畏寒怕風微微養衛最宜疑外感而遽汗之常有亡陽之歎不顧本而徒顧標標未盡而本先拔縱標盡而何功不切脉而惟問候候有誤而脉無虛候若異而何據守千古以上之成方奈千古以下之人病情不合讀萬載傳流之證論嗟萬載傳流以下厚薄迥殊本厚者何妨忘本攻邪本淺者理宜顧主逐客凡此種種察治稍乖安危頓異豈不難哉况男婦之治不同炒炙之候有別先哲云寧治一男子莫治一婦人寧治十婦人莫治一小兒蓋言其診治之更難也何則凡治病有望聞問切四法若嬰孩一見生人定聲啼色變若是則聲不得其平色不得其正而望聞之法廢矣飢飽未知痛癢莫曉欲問其所苦詢其所由莫得一二且脉氣未全未固嬉戲之餘脉因而動寢息之際脉因而靜則問切之法又廢矣四法既廢察治實難自非受術精微闡明至理視於無形者安得臨症別有一種玄機深見

五內而極得心應手之樂口不能言之妙哉張自業醫以來日夕兢兢常思人命最重所任匪輕況寄蜉蝣於六合得天地好生之德以有生敢不體天地好生之德以濟人奈資稟庸拙不學心聾徒懷濟世之至誠深愧測海之淺見然要之見雖淺而念則誠計唯圖盡吾心而已爰是殫心課纂雜症大小合參痘疹全集內經纂要藥性合參以及女科外科脉訣諸書計共二十餘篇凡歷三十載而始竣目今

聖天子道德性成萬庶均歌堯舜慈愛念切羣黎遍頌義皇奈張衰老殘疾既不能少効蟻力敢不復仰體

天心謹抒野人管籥之見少左醫訣微盡鄙懷以證四方高明愛我摘其疵而明教之幸甚康熙歲次甲戌夏六月既望後學馮兆張謹識

自序

當觀上古之醫立方重劑剋削如麻黃承氣陷胸抵當等湯咸獲其效所以立法垂訓後人中古之醫則有參蘇飲人參敗毒散至於東垣立齋則有補中益氣人參養榮等湯以為虛人發散之用蓋因天地氣化之厚薄迥殊而人稟受之強弱大異因時處方是以如斯之不同耳迄乎人也氣化轉薄稟受更衰況多縱恣以耗其真妄動以戕其性思慮以傷其神嗜慾以竭其精自身既不能永享遐齡而其為子嗣者所稟更薄矣氣血既虛變現百出書即所謂難以名狀也再或七情稍動於中疾病蜩起於內非若古之天稟既厚性成淳朴先後之氣充足縱有六淫外犯惟用重劑以竭之可愈者況內經有云邪之所湊其正必虛不治其虛安問其餘又曰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可見百病之來必由於虛而有邪之湊更由於虛故許學士有讀仲景書守仲景法未嘗用仲景方乃為得仲景心也張所以有纂集上古中古近古世羣賢諸論以明強弱補瀉之宜更集幼科方脉合參以廣先天後天少壯厚薄之異更集女科外科各論以辨陰陽內外之殊更詳聲形色脉以為望聞問切之用計成二十卷於前冊矣至於痘疹既由先天受毒之輕重稟賦之厚薄更關後天氣血之盛衰調治之宜否則其上古中古近古之所稟不同而古遺補瀉諸方定論亦難取為做法矣故張亦將先後羣賢諸論條分各門彙列備悉復揣古哲未盡之旨并張寤寐心得之微贅之於末以證後賢但張七齡先嚴見背痛乏趨庭之訓長因貧窶苦無膳讀之資雖由諸生以入國學實以岐黃之道牛馬四方甲子部試

入都因而寄跡燕地者二十載矣黑髮已成皓首倦飛之鳥知還愧無一事之成特展半生之秘深慚不學無文敢望大方教政神而明之使長幼共沐乎春風長養之中皆出後賢誠求利濟之德實為壽世無疆張私為之預慶預禱也

康熙歲次壬午立春日書於燕臺邸舍

後學馮兆張謹識

馮氏錦囊秘錄雜症大小合參凡例

一醫學肇自軒岐。素問垂訓。千古天地陰陽之造化。人身疾病之安危。闡發殆盡。雖歷代明醫高論。疊出總無能出其範圍矣。但卷數繁多。難以統讀。謹將至要纂列首篇。使學者開卷便得聖賢至理。不難一貫以通及諸書也。

一天有生長收藏之候。人有少壯老弱之常。然其間修短不同。盛衰迥別者。由乎陰陽失調。水火為害。或根於先天。或因於後天也。故次詳水火立命之基。陰陽強弱之用。先天後天之分。使開卷既得內經之至理。復明保命之真元。俾賢愚共可却病以長生。老少並堪養生於勿藥。此張之鄙願也。

一次論陰陽失調而為病也。天有六淫之太過。人有百病之變常。自初誕諸胎證及頭目耳鼻口唇胸脇肩背腰腹腿足諸疾。乃及風寒暑濕燥火驚疳吐瀉傷寒癰疾風癆鼓膈各門諸症。後附外科女科暨四言脉訣。自天及人。自少及老。自上及下。自內及外。自男及女。自形及脉。悉挨次序。不敢紊亂。

一天人陰陽一理。故諸疾病每與運氣相符。至於嬰兒離先天不遠。神氣未固。感觸尤易。故出痘者必多於子午卯酉年。而病症多應於天符歲值所屬。是以內集五運六氣於中。幸毋迂視。

一考古哲幼科證論。僅講先天。即所論吐瀉驚疳諸症。理淺言畧。及至年大而涉後天虛實。

盛衰之變。並未講及其方脉證論。僅講後天得失。而先天稟賦厚薄。並不究其由來。竟將一人分為兩截。況孩子每多因後天致病。大人亦有因先天受病。可兩不推詳。以究其原耶。故是書每症以幼科證治講完。隨將方脉證治。繼後先後之情。並明淺深之理。悉見一治小兒疾病。較之男子婦人。其難尤甚。但小兒易怒傷肝。恣食傷脾。大人窮慾傷腎。多思傷心。鬱思傷脾。惱怒傷肝。悲哀傷肺。故書治小兒之法。猶浣衣之去垢者居多。以其所犯多屬標症也。治大人之法。猶植樹之培根者居多。以其所犯多屬本症也。然小兒亦有因先天怯弱致疾。大人亦有因倍食傷胃抱疴。小兒而犯不足。大人而犯有餘。於此並可互參。況氣血有偏。而成病。則怪變百端。大人而犯小兒之病。小兒而犯大人之病。病既雷同。治何可執。故張先以小兒多犯標症者。列之於前。次以大人之多犯本症者。合之於後。且得天地生長之義。順而不逆。類治法。瀉補之方。循而有常。按門獨論。已得虛實之妙。合參共究。尤深變化之機。

一考古哲幼科證論。理甚淺。而言多畧。則何以明病源。故業幼科者。凡治傷食傷風。易能奏效。如遇年大而一千七情六鬱。及先天陰陽不足。變化難明之症。暨女人年當二七。有經行經閉太過不及之愆。畧涉疑難。便爾束手。況今非太古。氣稟既已澆漓。性成復難淳朴。男子不及二八。女子不及二七。便多情慾致疾者乎。焉可以純陽例論。執一為治。且至痘疹時行。每多男子女人孕婦患症。此尤宜熟諸方脉。始能調治。蓋元神固洩有殊。而臟腑

陰陽氣血則一。况理由深而得淺。易由淺而究深。難故凡誠心活幼者。必先既行細究。幼科諸書。還須以男子方論參看。則遇疑難症候。一目了然。故張彙纂是雜症。以幼科各症。本論本方列之於前。隨以方書同症異論異方者。繼之於後。以便參看。以廣識見。况用藥如用兵。紀律稍乖。吉凶立判。古今方藥各有所長。謹將衆腋用集一裘。經所謂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淺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

一張才疎學淺。詞句不工。然亦求達而已矣。不敢過尚虛文。以害實理。

一凡有方論皆出之於古。哲但內有相傳既久。不無魯魚之訛。今張考訂闕者全之。畧者充之。舛者革之。隱者明之。必取發明。不敢因襲。

一立論必取王道中平。故飲食萬類。獨重五穀。以其得天地之正氣也。因人治病而立論。亦必取中正和平。切於病症。切於治法。為要凡內有純以五行相生相尅窮義吐詞。雖近理實係虛浮。於病症於治法茫然不合者。又焉可宗之。謹將附之於本論之末。勿敢纂列於前。以訛識見。亦勿敢盡行刪去。以寡我聞。

一是書自胎中至初生。以及長成。俱曲論殆盡。庶使百凡疑難。皆可考訂。臨症不致束手。

一治症須分明經絡。故張細為疏詳。臟腑陰陽生尅形色善惡。庶治者易得其原。猶鎖之得鑰。不致妄揣。以悖生生之道。是以醫家之識經絡。猶舟子之識道途。否則何以行之。

一大人百病雖殊。要不出乎六氣所因。小兒雜症雖繁。驚疳吐瀉尤重。故張於六氣諸論。及

驚疳吐瀉數門。集論入方既畢。便以本門虛實寒熱之病候。分為數條。贅以補瀉溫平之藥味。列為數類。使後人一覽可知。隨病採藥。不泥於成方之拘執矣。蓋古人之立方。為做法也。羅氏謂之以今病而倣古方。猶拆舊料而改新房。今張既列古方於前。以為成法。復具活法於後。以為變通。則所向皆宜。何必更為之拆舊料哉。但昔人勤儉澹薄。故衣食得克。慎行守已。故心安神靜。是以中氣不傷。偶有疾病。多從外來。故用調治宜散宜宣。今人懶惰奢華。故衣食難克。越理妄作。故心勞神耗。是以中氣有傷。凡有疾病。多從內起。故用調治宜滋宜補。此古今時候有殊。而用藥因異之大意也。

附錄良醫格言

一凡學醫必須參透儒理。儒理一通。學醫自易。稍有餘閒。便將今古明醫諸書。手不釋卷。一
一闡明融化機變。得之於心。慧之於目。自然應之於手。而無差謬矣。
一凡病家請看。當以病勢之緩急。為赴診之後先。病勢急者。先赴診之。病勢緩者。後赴診之。勿以富貴貧賤。而診視便有先後之分。用藥復存上下之別。此心一有不誠。難圖感格之功効。

一凡診視婦女及孀婦尼姑。必俟侍者在旁。然後入房觀看。既可杜絕自己邪念。復可明白外人嫌疑。習久成自然。品行永勿壞矣。即至診視娼妓人家。必要存心端正。視如良家子女。不可一毫邪心兒戲。以取不正之名。久獲邪淫之報。

一凡醫者。當時以利物為念。不可任意行樂。登山携酒遊玩。片時離寓。倘有暴病求援。寧無負彼倒懸望救之思。誤人性命垂危之悔。要知所司何事。諺云。閒戲無益。惟勤有功。

一凡遇危迫之病。欲盡人力挽回。此雖美念。然必須先與病家講明。方可下藥。更必璧彼藥資。則服藥有效。人自知感。如服無效。則疑怨難加於我。我亦自心無愧矣。

一凡置備藥材。必須重價選買上品。謹察雷公立法。按時虔製收藏。有應依方修合者。有應因病隨時加減者。立方細做。古哲至意。勿可杜撰撮合。試人湯散。宜近備丸丹。宜預製。庶可隨病利濟。勿致臨用縮手。

一凡遇同道之士。切須謙和謹慎。不可輕侮慢人。年尊者恭敬之。有學者師事之。驕傲者遜讓之。不及者薦拔之。如此存心。德厚可載福矣。

一治病與治家之理實同。凡人不惜元氣。斲喪太過。則百病生焉。輕則身體支離。重則有傷性命。治家若不凡有所蓄。隨其大小。置買產業。以為根本。既有恆產。不但可存我之恆心。更可為子孫立恆心矣。若不固根本而尚奢華。饋送往來。求奇好勝。銀會酒會。流蕩日生。日用不節。肥甘厚奉。輕則無積。重則貧窘。口腹一身爽快。窮苦子孫受虧。況澹泊惜祿。乃長生之術。窮奢極欲。乃促命之基。即祖宗不歸罪於我。而我寧無慚愧。以對子孫乎。故曰。廣求不如儉用。何人不為遠慮。直至饑寒無措。悔之已無及矣。

一凡診視貧窘之家。及孤寡癯獨。尤宜格外加意。蓋富貴者不愁無人調治。貧賤者無力延

請名師。何妨我施一刻之誠心。他便得一生之命活。至於孝嗣賢婦。因貧致病者。付藥之外。量力周給。蓋有藥而無飲食。同歸於死。務必生全。方為仁術。至於遊手流蕩。貧病者。不必憐惜。

一凡當道官府延請。尤宜速去診視。蓋富貴者。性急而躁。何苦延緩片時。受彼怨尤輕薄。至於病愈之後。切勿圖求匾禮。蓋受人賜者。常畏人。况富貴之人。喜怒不常。求榮常多受辱。至於說人情。圖厚利。尤多變生罪戾。牽涉蕩費已財。故清高之術。尤必要立清高之品也。

馮氏錦囊秘錄雜症大小合參目錄

卷一

水火立命論

諸病求源論

諸富貴貧賤之病不同

辨傷寒感寒中寒外感內傷

別症論

乙癸同源論

制方和劑治療大法

論富貴貧賤嗣育得失

後天根本論

卷二

太極圖說 并圖

骨度部位圖

陰陽論

七情論

調護水火論

臟腑心腎貴賤論

補藥得宜論

辨傷寒中寒假熱假脹

化源論

運氣論

藥論

評趙氏醫貫說

陽水陰水相火真水命門圖說

內景之圖

五行論

盈虛

尊生救本篇

論補須分氣味緩急

辨宗氣衛氣營氣

評傷寒論

法治提綱

論醫者病家得失

先天根本論

內景圖說

論五行各有五

煩燥

喜怒

五臟標本

五臟部位氣色外見

審聲

卷三 胎症門

敬陳纂集大小合參意

小兒受病總論

噤風風噤口噤 胎症

八方 辰砂壘 養散 保生湯

鼻塞鼻涕 鼻鼻乾 兒科

八方 牛黃 開闕散 犀角丸

眼閉症胎赤眼血眼 胎症

八方 生地黃湯 真金散

腦冷腦熱 兒科

八方 神仙二妙散 透頂散

不尿 胎症

論司天

臟腑手足陰陽所主

病源詳揭

論初誕

臍風 胎症

龍胆湯 三豆散

川芎膏

川茵陳湯 碎塵膏

詳五運

詳五邪

審機

先後天陰陽論

撮口 胎症

急救湯 龍骨散

八方 導小兒散

大便秘塞 兒科

八方 葱乳湯

啼哭無聲 胎症

口糜七星瘡 胎症 附馬牙

八方 大連翹飲

關睛 胎症

八方 牛黃膏

鎖肚痛 胎症

八方 鹽鼓丸

護持調治諸法

八方 定風膏

胎驚

八方 至聖保命膏

胎風

八方 天麻丸

掩臍法

甘桔湯

噤齇症 胎症

鬼胎 胎症

覬乳 兒科

胎癰